# 通鑑紀事本末



# 通鑑紀事本末二百三十九卷

同治癸酉仲夏
江西書局開雕

# 通鑑紀事本末序

國之有史史之有通鑑通鑑之有紀事本末三者不可一缺也國史因人通鑑因年本末因事人非紀傳不顯年非通鑑不序事非本末不明學者欲觀歷代

之史則必先觀通鑑既觀通鑑不能即知其端則必取紀事本末以類究之此宋袁機仲先生之書所以與司馬同功也先生喜誦資治通鑑苦其浩博爲之區別貫通號通鑑紀事本末參

知政事龔公茂良得其書奏上
孝宗讀而嘉歎頒賜東宮及江
上諸帥曰治道盡是矣他日召
為大宗正簿遭際若此豈異文
正之遇神宗哉通鑑上起戰國
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

年為書二百九十四卷又為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紀載詳矣先生通理其間其事二百三十有九其書卷四十有二蠻夷僭竊廢興存亡無不備也約而該曲而當其亦以述兼作者乎

天下至大也千數百載至久遠
也以書攷之大事繫中國者百
餘爾嗟乎中國而有事可書非
中國之幸也宦官亡漢則兼黨
錮董卓兩晉之亂則兼賈后晉
元八王五胡武氏之禍則兼韋

后藩鎮連兵則兼涇源梁州余
初讀之疑其文繁事多立題太
簡然欲為斷割分明勢有不可
始知治亂之際誠難言之先正
成書蓋不易也夫五胡變而為
十六國十六國變而為北魏魏

變而為周齊齊變而為周其離合生剋即春秋之戰國漢季之三國未有若是之奇者也生民之厄至石虎而極衣冠之厄至爾朱榮而極此非中國乎夷居之夷治之即夷戮之矣晉有元

帝五代有石敬瑭宋有高宗皆中國之不忍言者也中原不復而祖逖死二聖未還而武穆誅天地之大痛也田疇借曹操以討烏桓龔壯說蜀李以事晉室人心之不絕也梁武帝之納侯

景謀吞魏也而命盡於臺城景
延廣之拒契丹志尊晉也而寇
叢於重貴亂離斯瘼賢哲乃興
懷圖大之志者臨勢重而未能
遇可為之日者當匪材而不任
淪胥及溺又何道哉七國爭而

秦一之秦不能勝而歸於漢南北爭而隋一之隋不能勝而歸於唐三代以下觀天下者漢唐其表也然其興同其敗亦同唐之武韋即漢之呂后唐之藩鎮即漢之牧守唐之李輔國魚朝

恩即漢之曹節王甫唐之朱溫
即漢之董卓二代相師不能相
鑒何哉諸呂亂漢平勃定之以
薄氏外家之賢迎立文帝戚患
稍減矣至景帝尊竇氏武帝尊
田蚡外戚復隆雖鉤弋即誅不

能殺也許史盛於宣元王趙盛於成帝哀帝繼之丁傅軼顯而莽遂代漢光武中興明帝紹統陰馬二后深抑外家可謂鑒於有夏鑒於有殷而章帝竇氏寵盛萌牙馴致竇憲驕奢梁冀弑

逆宦者因而成功漢祚竟斬唐
太宗勇智天錫其得天下過於
漢高一念不制巢刺王妃有慚
德焉高宗惑武才人幾以覆唐
中宗復辟尋蹈敗轍玄宗親戡
韋氏之亂而楊妃蠱之安史盜

起身竄山谷肅宗即位靈武走
馬不寧良娣為間父子崩離代
德之際女謁無聞而宦官藩鎮
共竊大器及昭宣而亡原二代
之主鏡鑒前失不於其父則於
其身非惟不能改也又從而甚

馬漢崇母后之黨政繇舅氏唐極宮幃之愛虐始懿親即其後陵遲芟夷激成者內豎衡行者强臣女主戚倖不任其咎抑君以此始君以此此終矣東晉以後北魏最强而靈后之禍無殊呂

姁河陰之害不異鉤黨彼雖索虜成敗之理與中國等也曹操篡漢而司馬懿踵其智劉裕滅晉而蕭道成效其忍天之報施其不爽乎蕭繹之戮門内晉八王之相殘也朱温之遭子禍安

祿山之後車也王莽切舌董卓
然臍則亂賊可以懼心石顯徙
殞盧杞道死則讒邪可以動魄
世猶有鐘漏驚行途盡不反者
是慕馮道之長樂而忘林甫之
斲棺炫鄭衆之帶綬而遺張讓

之沈河也不亦悲哉紀事之書
綱維條目為世警戒於論治志
貞觀君道莫浹焉於出師志諸
葛臣節莫純焉於后妃志明德
陰教莫脩焉觀晉武帝之立賈
妃而知擇婦宜慎觀唐太宗之

廢承乾而知儲訓宜早觀楚王英之獄而知左道足以殺身觀董賢之嬖倖而知美男足以亂政觀宗愛之弒魏壽而知刑人不可近觀楊廣之殺楊勇而知婦言不可從觀匈奴之叛服而

知和親非策觀黃巾之聚散而知內治為本殷勤龜鑑其大者乎然而善善之長也與人之厚也雖有强藩可以教順魏博之田弘正成德之王承元也雖有寺人可以教忠東漢之呂强後

唐之張承業也雖有夷臣可以教義漢武之金日磾唐宗之契苾何力也雖有賊子可以教孝沈充之子勁李懷光之子璀也讀者考究終始一事之義具見春秋其書於司馬通鑑寧特為

左傳之國語哉雖然余猶懼其有逸也事以年分其人之家世爵里或未載也年以人舉其國之大小險易或未悉也正史密之通鑑略之通鑑失之綱目得之是非善敗歧路錯綜余生也

晩不敢妄作竊依本書私用輔益標事綱於上方便觀覽也附末論於事訖辯臧否也稽之國史十七梗概略張證以朱子綱目書法不悖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余殆兢兢焉通鑑前編

尚恨簡脱宋元通鑑迄無善本余有志而愧不敏也無通鑑何以有紀事本末曷少俟諸

婁東張溥西銘撰

# 通鑑紀事本末序

通鑑紀事本末有功於溫公通鑑者不可無也誠齋敘之於前節齋序之於後發明盡矣節齋患嚴陵本字小且訛於是精加讐校易爲大字刊版而家藏之

凡四千五百面可謂天下之善本也頃年士學陋藝苑蕪此版束之高閣者四十餘年又懼其為勢家所奪也祕不示人一日節齋孫趙明安者過嘉禾謁學宮目擊余所為若不懈者乃歎

曰吾有所託矣庶幾不負吾祖之用心矣始出所藏書版示余曰昔有雲間好事者出中統鈔三百定求市吾不忍售恐流散而不能久其傳也若寘之嘉禾學宮償吾半值亦無憾矣余集

學之士議之或曰此書幸矣然挾貴勢而覬覦者得無為學校累乎或曰全是書以惠後學者厚德也挾貴勢而不償直者賢者不為夫何懼議未決適御史宋公一齋僉憲鄧公善之按臨

是邦良弼白其事二公大喜曰有補文治其速成之學宮方有助捌試闈之費力不能如趙所需乃出中統鈔七十五定償之趙亦不計也因書得版顛末於節齋敘次後之官於學者庶幾

知所寶焉時延祐六年歲在己
未三月望日郡文學掾宣城陳
良弼識

# 通鑑紀事本末序

通鑑一書於治道最切實諸史之精華百代之龜鏡古未有也

神宗皇帝深所愛重錫資治之

嘉名且命經筵進讀歷朝寶之

永以爲訓近世建安袁公復作

紀事本末區別條流各從其類
豈求加於通鑑之外哉蓋通鑑
以編年為宗本末以比事為體
編年則雖一事而歲月遼隔比
事則雖累載而脈絡貫聯故讀
通鑑者如登高山泛巨海未易

遽覩其津厓得本末而閱之則根幹枝葉繩繩相生不待反復究卷而瞭然在目中矣故本末者通鑑之户牖也袁公之爲是書其殆司馬文正之疏附先後也歟與篡滄祐壬子退而里居

四年之間熟得繙閱每見世道開泰君明臣良百度脩舉四裔賓服使人忻悦愛慕至若叔世末造賢愚倒植綱頽紐解外阻内訌使人慼憤歎息要其指歸治未始不由於任君子亂未始

不由於親小人安未始不由於
固民心危未始不由於困民力
忠實事上者未有不昌姦諛欺
君者未有不亡公廉宏濟者奕
世流芳貪刻暴殄者子孫貽殃
天道人事其應靡忒參稽源委

可以昭勸戒於方來是書之關
於世教亦大矣嚴陵舊本字小
且訛乃易爲大書精加讐校以
私錢重刊之非特便老眼訓子
弟庶與四方朋友共之云寶祐
丁巳秋七月朔古汴趙與𥲅謹

書

# 通鑑紀事本末序

初予與子袁子同為太學官子袁子錄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教嚴陵後一年予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

楙以學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
通鑑之本末也予讀之大抵搴
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
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
悉而約其作窕而櫛其究遐而
邇其於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

之方也余每讀通鑑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袁子此書

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歎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鎭國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

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爲也藩鎮之亂則令孜之爲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源則得其醫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以無此書前有姦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

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
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户牖雖
然覿人之病戚人之病理人之
病得人之病至於身之病不懵
焉不諱焉不醫之距焉不醫而
繆其醫焉古亦稀矣彼闇而此

昭宜也切於人紓於身可哀也

夫淳熙元年三月戊子盧陵楊

萬里敘

# 通鑑紀事本末目錄

通鑑紀事本末目錄

#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

宋　建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　正

## 三家分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絶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

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之綱紀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根本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

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爲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疎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衞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衞君待孔子而爲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爲

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旣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緜緜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

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恆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

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
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幷棄之也先王之禮於
斯盡矣或者以爲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
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
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
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爲悖逆之臣天下苟有
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
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爲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
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
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

遂使聖賢之後爲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絶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

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

不可乎蜹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智伯請
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
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佗人佗人
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後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
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悅又求
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桓子曰
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
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
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周書曰將欲
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主不如與之以

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

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

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唯輔果在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

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顚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爲國爲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三家分智氏之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智

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讎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讎眞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讎不亦難乎豫讓曰不可既已委質爲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

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後封伯魯之子於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爲趙氏後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趙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殺其子復迎浣而立之是爲獻子獻子生籍是爲烈侯魏斯者桓子之孫也是爲文侯韓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爲景侯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於魏以伐韓文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媾於己也皆朝於魏魏由是始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

張溥曰荀瑤之伐鄭取九邑也在周元王之元年其後伐齊圍鄭滅夙繇襲衞强武最著而族盡於無恤者何也以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智果所謂必滅之道也智宗之滅距三家爲侯其歲遠矣作者乃於威烈之二十三年備記其事志三家所繇大也智氏不滅晉有四卿之名而三家不顯智氏旣滅則魏駒傳斯趙無恤傳浣及籍韓虎傳啓章及虔而王命及之然則智氏存亡繫晉乎曰否瑤之不仁甚於三卿滅范中行氏逐出公道死立哀公而專其政皆瑤主之

使瑶不亡滅晉者瑶也或曰左氏傳終智伯通鑑始智伯通鑑所以接左氏豈無說乎曰一以示興亡之戒一以著周秦之端晉陽之守趙以仁興決水之禍智以驕滅此興亡之戒也晉分則秦强秦强則周亡此周秦之端也是故晉悼公合諸侯之衆敗秦於棫林君子美之三家受幽公之朝廢俱酒爲家人君子惡之尤而效焉則安王十六年齊田和爲諸侯矣顯王五年秦獻公有黼黻之服矣然未若韓趙魏氏之甚也田和之得爲諸侯也猶會魏楚衛於濁澤求之

於王也秦敗三晉之師受袞黼之錫王之失止於妄賞也韓趙魏氏則胡爲乎考之世家無請命之文列國無會求之牧三家爲侯直天子自命爾尤作史者所痛也或曰春秋之義好道而獎善苟有善焉小國之君蠻夷之長無不錄也魏文侯師事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趙烈侯相公仲連而親牛畜荀攸徐越二者亦當世之賢主也絕之不已甚乎曰否國家之善不易天下之惡一朝之令名不改累世之逆跡胡氏有言三晉欲分宗國舊矣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親

政之志怠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黨惡之訓彰
荀躒出會而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入
陰凝百年周雖不命其誰與抗是則溫公特書
之意明大夫滅君之始哀天子不恤同姓而賞
亂臣之已過也



